

穀

山

筆

塵

穀山筆麈卷之八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著

門人福唐郭應寵編次

男于緯校梓

詩文

學術不可不純也
關乎心術文體不可不正也
關乎政體

今之文體當正者三
其一科場經義為制舉之
文
其一士人纂述為著作之文
其一朝廷方國

上下所用為經濟之文制舉著作之文士風所
關至於經濟之文則政體污隆出焉不可不亟
圖也然三者亦自相因經濟之文由著作而救
著作之文由制舉而救同條共貫則一物也何
者士方其橫經請業操觚為文所為殫精畢力
守為腹笥金籥者固此物也及其志業已酬思
以文來自見而平時所沉酣濡歲入骨已深即
欲極力模擬而格固不出此矣至於當官奉職
從事筐篋之間亦惟其素所服習以資黼黻而

質固不出此矣雅則俱雅敝則俱敝已亦不知人亦不知也故欲使經濟之文一出於正必匡之於制作欲使著作之文一出於正必端之於制舉而欲使制舉之文一出於正反之於經訓而後可也

夫詔令制勅之文朝廷所以御臣民也體在莊而且簡昭如日星乃或組織求工聱牙為古鋪衍太煩獎借過當既褻上體亦滄下觀此訓命之體失矣夫建白題奏之文臣下所以弘獻納

也體在詳而且明較如指掌乃有猥鄙雜陳隱約無緒藏頭露尾繪絢雕章正使朋輩讀之了不可解何以仰乎高聽納牖上心此奏對之體失矣夫纂述紀錄之文史局所以傳信也故必質而且贍可以傳遠乃或借古之奇字奇句以飾今之事迹或改今之官名地名以就古之成語平實則以為俗明切則以為樸而欲以必不可解之辭紀必不可磨之事欲以昭示萬世比隆二京不已左乎此紀述之體失矣符牒數命

之文諸司所以喻官守也故必整而且實在
必行今也頒布下吏或修輦輓之詞申請上之
或作雕篆之語故有錢穀士馬之數以文而不
明比讞訊鞠之條以文而有害是以三尺為兒
戲民命為木偶也此文移之體失矣夫訓命之
體失而朝廷之政不宣奏對之體失而臣下之
志不達紀述之體失而一代幾於無史文移之
體失而百司幾於無法此其所關者政也非文
也

文體之弊大端有四曰譎而不平曰駁而不粹
曰巧而不渾曰華而不實此皆生於不足非有
餘也夫文者取裁於學根極於理不足於學則
務剝削以為富纂組以為奇而譎與駁之弊生
不足於理則以索隱為鉤深談虛為致遠而華
與巧之弊生卒之有跌而及無俯而就而鼓之
而出無按之而應心力盡於此矣世方慕為瓌
璋之聲卓絕之調舉群趨之何哉

夫不稱御馬而稱御龍謾以所不習也不學不

人而畫鬼魅欺以所不見也文之蔽亦然

先年士風淳雅學務本根文義源流皆出經典
是以粹然統一可示章程也近年以來厭常喜
新慕竒好異六經之訓目為陳言刊落芟夷惟
恐不力陳言既不可用勢必歸極於清空清空
既不可常勢必求助於子史子史又厭則宕而
之佛經佛經又同則旁而及小說拾殘掇剩轉
相効尤以至踵謬承訛茫無考據而文體日壞
矣原其敝始則不務經學所致爾

夫狂瀾橫發涵湧滔天是水之奇觀而決之兆也開顏發艷耀日從風是花之緋彩而落之端也故文至今日可謂極盛可謂極敎矣川不可障則疏其源華不可斂則培其根亦反經而已矣誠令講解經旨非程朱之訓不陳敷衍文辭非六籍之語不用此培根疏源之方也

兩漢文章莫盛於武帝時然其文有三種如枚鄒相如蒞助吾丘之流皆以詞賦倡和供奉乘輿是詞賦之文也太史包羅諸史勒成一家是

記事之文也淮南賓客攝諸家之旨發明道術是著述之文也顧武帝所好不過詞賦夸靡之文子長本為史不以文稱其時書亦未出至於淮南之言山東大儒所不能道而八公者流曾不得一至人主之前稱說往古曳裾侯門卒成不軌則不用之過也嘗謂此三種文章至今為世所宗淮南論道術其言有識不可磨滅上也史記不號為文而其文之妙為千古絕唱次之至於夸麗求工曲終奏雅薄於技矣

蘇李二詩千古流傳為五言之祖其風骨遒勁
氣調雄渾十九首之外無可彷彿者信風雅之
正宗矣然考其始末則有甚可疑者蘇建李廣
二傳在馬遷時二子終身履歷尚未及詳時則
然也至班氏漢書紬繹國史而成在百年之後
諸人傳中有文字詩篇無不記載而李陵傳止
載短歌一曲乃垓下大風之體使五言贈答之
詩流傳世間豈有舍而不載者至於蘇武傳中
載報任安而李陵傳中亦無報蘇子卿則此書

亦非真也竊意五言古風起於枚鄒在蘇李之前而蘇李二詩必兩漢士人設為贈別之辭以詠其情事若報子卿書則晉宋六朝所為亦不似漢人語矣

選詩所載無諸王詩法帖所集無諸謝字古今才士亦無兼長如此

蜀道難一篇解者謂為章仇兼瓊而作又謂為杜甫客蜀而作皆非也察其語意乃為明皇幸蜀耳遠別離篇亦爾

李詩似放而實謹嚴不失矩矱杜詩似嚴而實跌宕不拘繩尺細讀之可知也然皆從學問中來杜出六經班漢文選而能變化不露斧痕李出離騷古樂府而未免有依傍耳

宋文之淺易韓文兆之也宋詩之蕪拙杜詩啓之也韓之文大顯於宋而宋文因韓以衰杜之詩盛行於宋而宋詩因杜以壞雖然宋文衰於韓而韓不為之損宋詩未得其所所以文也宋詩壞於杜而杜不為之損宋詩未得其所所以詩也嗟夫此豈

司為世人道哉韓杜有知當為點頭耳

古人之詩如畫意人物衣冠不必盡似而風骨
宛然近代之詩如寫照毛髮耳目無一不合而
神氣索然彼以神運此以形求也漢唐之古風
盛唐之近體贈送酬答不必知其為誰而一段
稍神意氣非其所與者不足當之所謂寫意也
近代之詩贈送酬答必點出姓氏地名官爵甲
不可乙左不可右以為工妙而不知其反拙矣
此所謂寫照也

古人之文如煮成之藥今人之文如合成之藥
何也古人之文讀盡萬卷出入百家惟咀嚙於
理與取法其體裁不肯模倣一辭剽竊一語汎
而讀之不知所出探而味之無不有本此如百
草成煎化為湯液安知其味之所由成哉今之
工文者不然讀一家之言則舍己以從之作一
牘之語則合衆以成之甚至全句抄錄連篇綴
緝為者以為摹古讀者以為逼真此如合和衆
藥萃為一劑指而辨之孰參孰苓孰甘孰苦可

折而盡也乃世之論文者以渣滓為高深湯液
為膚淺取古人之所不為謂其未解拾古人之
所已吐笑其未嘗不亦鄙而可憐也哉

短簫鏡歌漢之黃門鼓吹也漢曲二十有二存
者十八務成玄雲黃雀釣竿四篇其辭已亡魏
吳以下準其曲數各制鏡歌一部漢曲多不可
解蓋樂府傳寫大字為辭細字為聲聲辭合寫
故致錯迕魏晉所制如以其曲當其曲皆各叙
其開創功德與漢曲本辭絕不相蒙體制亦復

不類而謂之當者想祖其音節或準其次第然
耳宋何承天私造鏡歌十五篇皆即漢曲舊名
之義而以己意詠之與其曲之音節不復相準
謂之擬題自是以後江左隋唐皆相繼模倣惟
取其名義而樂府之法蕩然盡矣近代一二名
家嗜古好奇往往采掇古詞曲加模擬詞旨典
與豈不彬彬第其律呂音節已不可考又不辨
其聲詞之謬而橫以為奇僻如胡人學漢語可
詫胡不可欺漢令古人有知當為絕倒耳

漢鏡歌二十二曲蓋騎吹也其中多言登降山
陂弋射鳥獸之事而其詞旨所寓又多感遇傷
時之嘆魏晉以降不能傳其聲譜而擬其曲數
以修鼓吹齊梁以來又不能擬其篇數而取其
篇名以模樂府恣之其體絕矣近世王李諸公
好古鈞竒各模擬鏡歌十八曲歷下之詞旨頗
近而不能自為一詞婁東稍脫落即不甚似然
其舊曲之名與其詞不可解者即二公亦不知
也惟其寄興深遠可以發難抒之情則君子有

取烏爾

古樂府之題蓋今之曲名也其古詞有與其題相涉者有與其題絕不相涉者則用其曲也然其節奏不可考矣後人擬之者有二有擬其曲而為之而辭不相蒙有擬其題而為之而曲不相中大抵唐人多取題目字面為古歌行而不用其曲節則世變遠而音節異也

古人用韻有不可解者即四聲亦與後不同如韋孟詩云微微小子既耆且陋豈不率性穢我

王朝又云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土立於
王朝陋舊去聲而以叶朝則四聲亦不同也

宋元詞曲有出於唐者如清平調水調歌柘枝
菩薩蠻八聲甘州楊柳枝詞是也朱溫歸鎮昭
宗以詩餞之溫進楊柳枝詞五首今雖不傳其
詞彼時曲度多是七言絕也以全忠之兇悍而
能為歌詩可與青陵嗣響矣

史漢文字之佳本自有在非謂其官名地名之
古也今人慕其文之雅徃徃取其官名地名以

施于今此應為古人咲也史漢之文如欲復古
何不三代官名施於當日而但記其實耶文
之雅俗固不在此徒混淆失實無以示遠大家
不為也予素不工文詞無所模擬至於名義之
微則不敢苟尋常小作或有遷就金石之文斷
不敢於官名地名以古易今前輩名家亦多如
此

將軍裴旻請吳道玄畫東都天宮寺壁道玄請
裴將軍舞劍以助之裴為舞一曲道玄奮筆立

成若有神助夫舞劍之於揮毫不相及矣然能
助之者以神會也文章亦有神會大而天地小
而垂魚耳之所聞目之所見無不可以發人之
精思而鼓人之神魄何必方尺之函數寸之管
哉古之制器者見轉蓬而為車聞鳳鳴而制律
豈拘拘於形聲之中耶蓋必有以神契者矣

選舉

漢世用人之法皆自州縣補署公府辟召然後
升於朝廷當時未設選部百官進退屬之丞相

魏晉以來始專委選部及唐亦然猶分東西兩
銓使左右侍郎分領及東都嶺表復別有銓選
不盡領於吏部而吏部侍郎魏玄同上言銓選
之弊猶謂以天下之大士人之衆而委之數人
之手力有所極照有所窮後世以天下之大士
人之衆而委之一郎之手不允舛耶

宋法文選屬審官院武選屬樞密院王安石欲
奪樞密之權乃以文選武選皆屬吏部尚書左
選主文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東院尚書右

選主武侍郎一人主之謂之審官西院蓋文考
博為樞使安石為此以阻之爾

唐天授元年武后親策貢士於洛城殿此殿試
之始也長安二年正月初設武舉其制有長梁
馬射步射平射不同射馬槍翹關負重身材之
選此武舉之始也

宋時臨軒策士本用詩賦熙寧三年用呂公著
之請殿試進士專用制策至今遂為定制

熙寧四年更定科舉法罷詩賦帖經墨義令士

各占易詩書禮一經兼論語孟子每試四場初
本經次兼經次論一首次策三道此即今科場
之始而四場不同耳殿試則專以制策罷去詩
賦分為五甲第一第二等賜進士及第第三等
賜進士出身第四等賜同進士出身第五等賜
同學究出身此即今殿試之法而五甲不同耳
蓋宋初學校之制原未大備而科舉試士惟以
明經詞賦為主安石以為古之取士必本於學
而興建學校講三代教育之法專以經術取士

而科場之法遂為近代勦始矣此豈可以新法
少之哉

熙寧四年廣太學齋舍增置官師分生員為三
等始入太學為外舍定額七百人外舍升內舍
員三百人內舍升上舍員百人每月考試其業
以次升舍上舍免其發解及禮部試召對賜第
此即近代積分之法也至於免解免試徑召廷
對則上舍生即禮部進士矣荆公此法甚善宋
人行之甚著得人之効恨今不能舉爾

司馬光在位盡變安石之法惟經義取士則不
以為非也光謂神宗顯用經義論策取士乃復
先王令典百世不易之法但安石不當以一家
私學欲蓋先儒令天下師生講解此大公至正
之論安石復起亦當心服也經義之法至今遵
用安石於選舉之制可謂一開剗矣

宋初用詞賦取士安石變為經義及元祐初呂
大防范純仁當國乃立經義詞賦兩科凡詩賦
進士習一經試本經論孟子義及詩賦論策凡四

場經義進士習兩經試本經論孟義及論策亦
四場兩科通定高下而取解甲分之各占其半
此亦調停之法也紹聖初年盡復熙豐之政又
令進士純用經義而改置宏詞一科於進士登
科后試之所取不過數人即今之館選也

宋自熙豐以後經義詞賦二科更為廢興已而
合為一科至紹興之末復分而為二蓋宋時取
士之途惟此兩科而離合不一如此本朝以
經義為主而盡黜詞賦則學醇而路狹矣

元時科舉之法至仁宗始定從李孟之請也其制三歲一開科以八月郡縣鄉試明年二月會試京師中者策之於廷賜及第出身有差即今制所由始也但彼有兩榜以蒙古色目為右漢人南人為左各命題爾

嘉靖壬戌一甲三人皆至宰相一品隆慶戊辰一甲三人一為元輔二為正卿自世廟以來所未有也戊辰會魁五人張沈陳三公同時為相亦往時所未有也

嘉靖己酉浙江舉人內唐公汝楫為狀元陶公
大臨為榜眼趙公志臯為探花南直甲子舉人
焦公竑為狀元余公夢麟劉公璣皆為榜眼一
榜三及第亦異事也

萬曆丙戌乙酉以後內閣三公俱南直人申瑤
泉狀元王荊石曾元許穎陽解元內閣三公應
三元之數皆出南直又大奇事

國家以科舉取士視為重典其中得失去取皆
有成數非人所能為姑舉一二事於左嘉靖丙

午浙江省試主者已如額取足九十人每十卷
一東置之榻上偶主者困臥夢一朱衣達官自
稱杭州知府直入臥內云尚有一卷未取主者
寤而疑之少間又夢如前寤而案上有一卷不
知所自来因於九十卷中拈取一卷以較案上
卷良不及也遂以易之其後所夢者登第為顯
官又浙中士夫相傳嘉靖初年浙江省試主者
燈下閱卷不中者皆擲地下忽見一披髮婦人
取地下一卷返置案上主者不驚取而復投之

者再婦人長跪而泣主者感動即取中此卷乃
餘姚一生名田麟者榜後問田生必狀生哽咽
久之乃對母本側室為嫡搥殺死時狀正如此
即此二事場中皆有鬼神主者亦不得與也可
不畏哉

萬曆己丑科場覆試予獲與事先是戊子京兆
都試黃宮庶洪憲主考黃遊申王二相君間甚
懼而太倉公子雅有家學即非黃與試舉首亦
其分內徒以出於黃所為衆指目而榜中復多

黃所厚士關節居間都人懸書于衙及京兆試
卷呈送禮部宗伯朱公命郎吏禴閱于儀郎孔
兼因摘其二卷以呈其一李鳩者吳門之壻也
朱公語予其狀予謂郎吏既聞公即當奏不奏
即當密止亦不可向予道也朱公猶豫久之密
以白吳門因寢其事于復封送禮科令其叅勅
禮科苗給事朝陽吳門之客也亦寢不奏于見
形迹已露不可中止因風郎中高桂桂抗直人
也遂上疏劾黃及太倉公子吳門東床凡八人

詔下禮部查核且會都察院乃科道覆試御史大夫吳公中丞詹公皆為二相宗伯稱病亟不出右堂田公轉自祭酒以八人皆國學所選避不閱卷惟予及臺長司其事試畢閱卷予先閱畢稍定次序以送吳公吳公即送臺省諸君令其校定而所指屠大牲者次為第八與予所定相合予因謂吳公曰甲子舉場覆試丙戌午門覆試皆分二等定去取以聞今奉 旨覆閱雖不定去取亦宜分作二等請自 上裁乃召

郎吏具章以七人為平通一人為亦通其人即屠也舊例亦通者黜吳公見屠在黜列懼無以復二相即起取卷再閱曰此卷之文義甚優老夫亦不能作柰何棄置就不做官也罷要全天理揖臺諫諸君共閱都諫黃縣王君指卷對曰卷內數語老先生所稱者以其觀之正是極不通處都諫苗君取視指曰如此數語却亦甚好都諫張君曰數語若是秀才可居五等於是吳公大憤噤不能語而儀司呂正郎與周與高直

前力争請落其二三卷子因謂吳公曰郎官所
請黜落太多惟此卷差下分別不妨既奉旨
品閱豈得盡無可否吳公猶欲持之予即厲聲
命吏書奏即刺印封侯闕門開即上時已三鼓
矣予甫抵舍盥漱即入候講黎明在文華直
廬三相已至延予問狀相頽失色新都曰奏可
追否予曰已上矣縱未上衆印封亦不可改二
相公曰然退而大怒謂予曰如屠生文義可作
程式柰何黜之予咲謂曰郎中云不通亦過老

先生云可作程式亦太矯枉揔之非甚不通但要京兆中式亦屬濫進二相默然自是高呂王張諸子皆二相所切齒而吳詹黃苗諸君皆為公論所扼腕其持二相或未次於黃而對予者次於高十矣覆試奏既上次日即以查核疏奏大畧云連日查訪關節未有明據事屬曖昧難指名但科場去取原憑文藝今諸生試卷既經多官會閱無甚相懸可知當日科場未必有弊云云二相以其辭微亦不悅也而吳詹二公

以不能全勝復有從史滋不見與云

唐時牛李之黨起於對策成於覆試蓋宗閔對策譏切吉甫為德裕所恨又與元稹爭進平日有郤及楊汝士錢徽知貢舉不受段文昌李紳之屬為其所嚙而宗閔之壻及第故德裕文昌紳稹皆以科場之事攻擊主司而宗閔亦譴焉由是宗閔德裕各分朋黨更相傾軋垂四十年其機括所發惟借科場一事以傾之耳古今事體大略不遠如此

唐渭南尉劉延祐弱冠登進士第政事為畿縣
宰李勣謂曰足下春秋甫爾遽擅大名宜稍自
貶抑無獨出人右也此時風俗尚淳後進少年
為長者所誨如此近時年少甲科出為令長稍
有一二薦疏視臺省要津如持左券長年先輩
降顏撫接惟恐不及有以是勗之者其肯受乎
且亦長年先進無勣其人耳誠有如勣者亦必
不俯仰假借以媚少年也

宋大觀三年集英臚唱執政林樞當傳姓名不

識甄盜字以寡學被黜近世士人以經義致身
不暇博覽誤書誤讀者不可枚舉設令古人見
何如為笑記在朝時有一臺諫上疏曾以草相
示內有竊鉄二字蓋以鉄為鉄也予難於面質
第曰此字莫是誤寫渠愕然不答及奏牘已成
却已寫作大鐵字不可復正矣甚悔當時不曾
明告使陷於可咲如此亦與有責焉

穀山筆麈卷之九

明東阿穀山于慎行撰

門人福唐郭應龍編次

男子緯校梓

官制

漢時有中書有尚書霍山錄尚書有上書言其
罪者山屏不奏其書後上書者盡奏封事輒使
中書令出取不關尚書可見尚書是士人中書
則宦官也及江左以後乃以中書尚書列為兩

省中書傳命尚書受而行之則尚書外廷吏也
又設翰林學士於禁中專掌制命而中書亦必
踈矣及元設中書省而以尚書隸之則中書外
廷臣也今之內閣則漢之尚書令唐之中書省
而司禮中官則漢之中書令也

漢制大將軍位三公下及竇憲伐匈奴還位次
太傅而在三公之上自是東漢官制太傅第一
大將軍次之太尉次之司徒故丞相也又次之
司空故御史大夫也又次之

東漢以三公為三司鄧騭為車騎將軍儀同三司自是江左以來有儀同之名西漢有三府丞相御史大夫大將軍也其後增二將軍謂之五府東漢有五府太傅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也西漢所謂三公者丞相太尉御史大夫而已其後以大將軍代太尉而以大司馬號冠之然猶一官耳東漢承元成之舊以司徒代丞相司空代御史大夫司馬代太尉為三公而大將軍位三公之上與司馬為二官矣曹操為丞相位三

公之上而丞相與司徒亦為二官矣東漢之未以太傅總百揆為首相太尉次之司徒次之司空次之而大將軍號或在太傅之下太尉之上有五公矣晉初以太師太保司徒司空為文官公而以左右光祿大夫開府者為從公大司馬大將軍太尉為武臣公而以驃騎車騎開府者為從公有八公矣已而齊主罔之徒又自為丞相不在八公之數則又冗矣官制之濫矣於公孤盈朝安所稱治體也

漢順帝時武都太守趙冲平羗有功詔冲督河西四郡兵為節度節度之義昉此質帝時以叅撫為中郎將督揚州軍事都督之義昉此

漢靈帝時以黃巾之亂置西園八校尉以小黄門蹇碩為首諸校尉皆統於碩即大將軍亦領屬焉此後世監軍之始也

六朝官制不甚可知惟梁武帝定九品十八班粗可考識然亦濫矣十八班者以丞相太傅太保大司馬大將軍太尉司徒司空為十八班其

次開府儀同為十七班其次尚書令左右光祿大夫為十六班其次尚書左右僕射中書監為十五班吏部尚書為十四班中書令列曹尚書為十三班侍中散騎為十二班當時三司以下尚書令僕射皆號為宰相而其品乃如此太尉司徒司空謂三司三司常置大將軍以上不常設儀同者諸將軍以下體與三公同也然以三公卿監尚書為外朝門下省為內朝蓋門下已重矣是時南北官制頗同北朝重門下三公令

僕非冠以待中之號則不得筦樞蓋門下乃真相也

江左自陳氏受禪國之政事並由中書有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尚書聽受而已此中書之重也北朝則重門下三公尚書非帶侍中銜不得聞政此門下之重也唐則並重已而遞重已而重中書云

北朝官制自大丞相以下有太宰三師大司馬大將軍三公三師即太師太傅太保也準古上

公非勲德不居大將軍大司馬謂之二大三大
之下乃為三公三公者太尉司徒司空也夫三
公古之極品其上乃增如許其濫而不经如此
皆由僭竊之臣位寵已極遞相崇稱遂為定制
耳

唐時文官五品以上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
員外郎太常博士日赴朝號常參官武官三品
以上三日一朝號九參官武官五品以上五日
一朝號六參官其文武官九品以上則朝朔望

而已

唐初宰相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及裴炎為中書令始遷政事堂於中書省蓋兩省共聚一堂也其制度不可曉

唐初三省之制尚書省有令僕射以太宗嘗為中書令避不復設以左右僕射為長中書省之長為中書令即隋之內史門下省之長為侍中即隋之納言皆正宰相也武后初年改尚書省為文昌臺僕射為左右相六曹為天地四時六

官門下省為鸞臺侍中為納言中書省為鳳閣
令為內史中宗復辟乃復舊名玄宗即位又改
中書為紫微省門下為黃門省左右僕射為左
右丞相然僕射雖改丞相而不同中書門下即
不稱為宰相及天寶元年又改侍中為左

唐高宗以郭待舉岑長倩郭一正魏玄同為相
以其資任尚淺未可與諸相同名且令預聞政
事與中書門下同受進止平章事此平章之名
所由起也此時左右僕射中書令侍中為真相

同三品者次之同平章者又次之至宋時遂以同平章事為正相而以叅知政事為次相然則宋之叅知政事即唐之平章也

蕭梁有壽光殿學士之號殿學之名始此

唐初設弘文館有學士直學士之號中宗在位用上官昭容之言置大學士四人以象四時直學士八人以象八節學士十二人以象十二時每遊幸禁苑無不畢從賦詩屬和使昭容第其甲乙文采流傳雖有足觀其實非士流之榮也

大學士之名起此至宋時即以為宰相兼官矣

唐時學士院在禁中凡十廳南廳五間北廳五

間中隔花甃道承旨居北廳第一間其任最

唐制中書門下二省皆供奉外官隨朝士入見

謂之內供奉隨翰林院班者謂之翰林供奉蓋

今兩殿兩房皆翰林供奉之遺法也

唐自中葉以後學士之權重於宰相如陸贄之

在奉天擲綑之在貞元裴拍李絳在元和之初

皆以帷幄密謀決軍國大計用人行政惟所載

督及其為相寵遇反不若焉。即有所建白視在北門亦若少減地之親踈不同也。漢所謂不任三公政歸臺閣政如此。

唐時銓選之法三品以上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勅授皆由尚書省奏擬文屬吏部武屬兵部尚書曰中銓侍郎曰東西銓神龍景雲之間嬖倖用事選舉混淆無復綱紀睿宗即位乃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姚崇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而文武二選

皆稱公平矣彼時尚書侍郎分主選法品藻甄
識各盡其察故稱平也後世以天下士人之衆
委之一人責既太重明亦難周士之不得於仕
者必多矣

景雲元年薛訓為幽州鎮守經畧大使此節度
使之名所由起也天寶以後其任愈重受命之
日賜雙節專制軍使行則建節樹大纛入境州
縣築節樓迎以鼓角宋時其權雖輕而拜節之
禮猶重節出拆閣毀屋以示不屈本朝制臣

各賜旗牌制勅雖名器不同而意象相似然其
權任則不及遠矣

唐制節度使掌兵事觀察使掌民事故租庸催
徵皆牒觀察使司此初制也兩河藩鎮各據疆
理租庸貢賦不入三司不知觀察之權亦復何
在蓋亦有節度兼其職者矣

天平節度使天平即淄青淄青即平盧也平盧
在永平安祿山既平肅宗乾元元年節度使王
玄志死朝廷遣中使往撫將士就察軍中所欲

立者授以旌節於是裨將李懷玉殺玄志之子
推侯希逸為使朝廷因而授之此軍中廢立之
始也未幾希逸渡海而南據有淄青沂密青齊
六州之境猶冒平盧之號已而懷玉復逐希逸
復并登萊棣四州賜名正已及李靈曜之亂諸
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有正已又得曹
濮徐兗鄆五州乃自青州徙東平居焉正已即
懷玉也傳師道師古及納而誅因賜鄆號為天
平軍故淄青平盧天平其地不同其為一軍之

名一也

高宗儀鳳元年遣大臣分道巡撫以宰相來恒為河南道大使薛元超為河北道大使左丞崔知悌司業鄭祖玄為江南道大使後又謂之存撫即今巡撫之所由起也

唐初遣御史按察十道即今之巡按立二十四府都督察所部刺史以下即今之巡撫都督旋廢按察復停其後改為五十四道各置採訪使以刺史領之又一變也

宋時宣撫之體甚重即今之總制也鄭剛中為宣撫副使大將吳玠官至少師請講釣敵之禮剛中曰少師雖尊猶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玠乃惶恐聽命近日邊師有爵至三公者於制府大臣皆用屬禮即此體也

唐制御史臺有侍御史六人以次者一人知雜事謂之雜端不出累月遷登南省故亦謂之南床殿中監察以下皆稟而隨之蓋御史之長即今之京畿河南道也

監察御史裏行以其資叙尚淺未正除御史先令於御史班內行也今之試御史其原蓋出於此

漢之中書令本宦官也至江左而為宰相唐之樞密使本宦官也至五代而屬外朝官名之沿革如此

五代以樞密使為內輔臣宰相為外輔臣而樞密之權重於宰相如宰相兼樞則得顯大政如罷樞密之權但為宰相其任反輕亦如唐之左

右僕射也郭崇韜之於莊宗安重誨之於明宗皆以佐命元功入為樞密刑賞陟黜無不由之其勢然也后晉太祖懲其橫肆遂廢樞密以印付中書而宰相之任始專矣二人勲名相似際遇亦同皆以剛愎自用久擅大權叢怨四海以及於禍總之不學無術未聞大臣之道已矣

唐初樞密之設蓋於政事堂後列五房有樞密房以主曹務乃宰相文書之所也宣宗以後始設東西樞密兩院以宦者為使而樞密之任歸

之其權與宰相等矣。唐莊宗即位，以豆盧革、盧程同平章事。郭崇韜、張居翰為樞密使，則始以外官為之。而樞密之任親於宰相，以其與聞密勿也。有宋建國，因五代之舊，以中書為相，樞密為將，謂之兩府。而宰相之權重於樞密矣。

唐時金吾衛屬南衙，即今之錦衣羽林衛。屬北衙，即今之東廠。李輔國欲選羽林騎士五百以備巡邏，蓋欲以北牙禁旅侵南牙之職。故宰相李揆急奏止之。輔國又置察士數十人，潛令於

人間聽察細事有所追索諸司無敢拒者魚朝
恩專權亦於此軍置獄使坊市惡少年羅告富
室沒其家貲則成化間之西廠矣

唐末兩樞密使及左右中尉柄事禁中與宰相
表裏號為中貴亦稱內大臣樞密即今司禮中
尉即今東廠也

元用御史臺言各路按察巡行郡邑之法設官
八員二使留司副使以下每歲二月分巡按治
十月還司已又改為肅政廉訪司即今按察分

巡之規也其時按察司官屬御史臺即今御史
巡歷分巡從行之法然彼時行臺官僚自大中
丞以下全設如內今惟以御史巡按無行臺之
設而巡撫中丞以保釐為職雖有行臺之號其
實不相蒙也大要 本朝之制以行省為藩司
廉訪為臬司行樞為都閫而中丞同事一方叅
有御史之體而不相統攝此官守之因革於元
者也

元時風憲之制在內諸司有不法者監察御史

劾之在外諸司有不法者行臺御史劾之即今
在內道長在外按臺之法也惟所謂行臺御史
者竟厲行臺歲以八月出巡四月還治乃長官
差遣非由朝命其體輕矣 本朝御史總屬內
臺奉命出按一歲而更與漢遣刺史法同唐宋
以來皆不及也

今之指揮使司即元之萬戶府也元人既平江
南於浙東一道置三萬戶府高郵泰州置兩萬
戶府揚州建康鎮江置七萬戶府杭州行省置

四萬戶府其體貌責任若今都閩之體而權力
倍之 國初衛所之設權力亦重後稍陵夷至
於今日其號為指揮者以金紫之服低眉俯首
奔走使者之前若隸卒然使折衝捍衛以展報
國之猷其將能乎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秦并天下郡大而縣小漢
有郡國皆統於州然州乃分部之名或十二或
九及南北分裂天下至百餘州而郡猶屬焉隋
并天下廢郡而存州州即郡也煬帝又改州為

郡而州之名廢唐初又罷郡置州而郡之名廢
其實一也宋元以來設府於州府即州也本
朝以州屬府則分而為二矣此郡縣名實之辨
也

宋時大縣四千戶以上選朝官知小縣三千戶
以下選京官知故知縣與縣令異縣令即古長
吏之職知縣則以京朝官之銜知某縣事非外
吏也朝官京官亦自有別

元大德七年郭守敬以先朝舊德累請謝事不

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得致仕遂著為令彼所謂翰林者兼有書畫供役之流所謂太史即今之欽天臺官非詞林也 今制臺官世業天文不與大察其年高自願致仕則聽否雖七八十歲不解其官自郭太史始也

唐宋時州郡有孔目之吏亦謂之都吏言一孔一目無不總也後以之名官

月俸

唐時一品月俸八千後以防閣庶僕俸銀雜用

以月給之總稱月俸為錢三萬一千比以今制
俸薪直堂筭之數亦相倣然唐時猶有職田祿
米一品歲七百石此為優爾及至大曆以後權
臣月俸有至九十萬者刺史亦皆十萬則不啻
倍蓰矣

開元二十四年定百官月俸一品月三十千二
品月二十四千遞至九品月一千九百有奇大
曆十二年加京官俸三公宰相每月各一百二
十貫文中書門下侍郎月各一百貫文遞至雜

職月各一貫九百餘文一貫當是一千開元之制與今略相倣大曆則溢三倍矣

唐時百官皆有職田其名有二一謂之職分田一品十二頃至九品二頃而止皆給百里內地一謂之永業田一品六十頃至九品二頃而止即口分世業之意也永泰元年軍興費劇百官請納職田以充軍糧而此不可復矣宋時猶有公田惟本朝官仰俸薪別無給賜郡邑所在田皆起科亦不聞有公田之名惟邊方大將有

養廉地土頗收其人以代公費有職田之遺

唐世俸錢自會昌以後不復增減三師二百萬
三公百六十萬侍中百五十萬中書令兩省侍
郎左右僕射百四十萬尚書御史大夫百萬節
度使三十萬蓋計一歲言之也萬當為十緡二
百萬則二千緡矣至北漢劉崇以太原一道正
位建國宰相月俸止百緡節度使止三十緡較
之唐末已為太減矣乃今一統之盛宰相月俸
猶不能半此則近代之俸可謂至薄也

郭子儀自河中入朝代宗命宰相置酒其第一會之費至十萬緡準今銀數當作十萬兩也亦太甚矣

代宗時回紇以馬萬匹來市有司患其太多請市千匹郭子儀恐違其意自請輸一歲俸為國市之當時馬價一匹直四十緡計馬萬匹當用四十萬緡子儀一歲之俸能市萬匹其時將相之富可想見矣史記子儀月入俸錢二萬緡緡為一千一歲俸入即今二十四萬兩矣

長慶元年王承元移鎮以錢百萬緡賞鎮州將士劉總辭鎮以錢百萬緡賞幽州將士百萬緡當為銀百萬兩也唐之濫費亦太甚矣使在今日以二鎮費二百萬金安所措給第以前段月俸准之當是十萬耳

唐自中葉以後軍士驕橫賞賚無紀穆宗即位神策軍士人賜錢五十千敬宗即位力不能繼神策軍士人賜絹十疋錢十千畿內軍士又減五千李逢吉之策也稍能裁時人善之然較之

往代已為濫矣。宋時每遇南郊慶禮，大賚六軍，至以費用浩煩，久虛大禮。此亦五代積習所致也。我朝養軍之費，雖不減於前代，而賞賚之格所損，不啻十倍。法可謂善矣。

穀山筆塵卷之九終